

前 言

“ 婚姻切忌以强暴为开端 ”

婚姻切忌以强暴为开端，巴尔扎克于一八三〇年如此建议道。这里所谓的强暴，指的是具备了合法性以及正当性的强暴，就像基·德·莫泊桑的第一本小说《女人的一生》^①里那位悲惨的女主角珍娜·勒贝尔图·德·佛的遭遇。

新婚之夜 珍娜缩在那张有顶盖的大床角落 等待着。“ 惶惶不安、心揪结成一团 ”她害怕“ 父亲刚刚含糊带过、让人猜不出所以然的那件事，那关于爱情奥秘的揭示 ”。婚宴设在伊波附近那座盘踞于悬崖顶巅的自家老城堡里，而一直到了筵席逼近终了，珍娜的父亲才犹豫而且略显尴尬地将她带到一旁。这位男爵是“ 另一个世纪的贵族 ”哀叹着自己必须代父母职 他开始对女儿说起了一番既费解又令她不安的话。“ 我不知道你对生命的那些事了解多少，”他小心翼翼地推进“ 有些秘密大人不让小孩子知道，尤其是女孩子。女孩儿必须保持心灵上的绝对纯洁，直到我们把她交到那个能够照顾她一生幸福的男人怀里。这男人便有权揭开那人生甜蜜奥秘的面纱…… ”

“ 秘密 ”、“ 幸福 ”、“ 人生甜蜜的奥秘 ” 这些看似暗藏玄机

的词汇 似乎同时也带来了希望 照理说应不至于让少女产生惊吓。然而过没多久 父亲的话就变得愈来愈令她感到焦虑 几乎是吓坏了。男爵提醒她，若女孩子对这种事情从未有过丝毫的揣想，那她“很可能对躲藏在梦境背后那有点粗暴的现实产生恶感。在灵魂 甚至连身体都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她会拒绝丈夫那律法——不管是人类的法律或是自然的法则——所赋予他的绝对权利”。而结论更让这位少女忍不住颤抖，几乎就要喘不过气来：“亲爱的 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只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要忘记 那就是你完全属于你的丈夫……”

换上睡衣的珍娜钻进了“有点凉”的被单里，她浑身打颤地等着……突然“有人”轻轻在门上敲了三下。女孩“剧烈地打起颤抖”，并不回应。随即门又响了，门闩也发出了吱嘎声。珍娜把头藏进被子里，吓得就像“有小偷闯进来家里”。隔着被单，她听见靴子轻踩在地板上的声音。那人一碰到床，她抖地一惊，发出了细细的一声惊叫。是朱利安，拉玛尔子爵，她的丈夫，却也是一个陌生人。她不仅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话，甚至连正视他也不敢。而他也是一样，盛装面对着缩在床上这个身披花边睡衣的处女 他显然感到不自在、犹豫、胆怯。毫无疑问 莫泊桑写道 这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这场战役有多危险 而且需要何等柔软的身段、何等灵活的巧计与温柔，才不会惊动了这颗无瑕而且满怀憧憬的灵魂任何一丝易感的羞耻心，以及那无限的敏感”。

这位年轻的乡绅轻柔地在他妻子的床前跪下。他抓住她的手 带着敬意吻着。他呼着气息 喃喃问她：“您愿意爱我吗？”接着，把他太太纤细的手指咬在嘴巴里，他将问题点明：“您愿

意向我证明您爱我吗？”一开始才因丈夫的体贴而略觉心安的珍娜，这会又缩了回去，受到惊吓了。可是因为父亲的那一番话 她还是回答了 却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太知道：“亲爱的 我是您的了……”朱利安早已迫不及待，立刻在他女人的手腕上、脸上覆以湿润的轻吻。他想要从被单里将她揽住。“噢，先不要这样，我求您！”某种动物性的惊慌让珍娜在恐惧之中灭了顶，她试图拖延时间。然而朱利安早已失去了耐性，口气一转，他为所有的推托之词画下句号：“何必等到待会儿 反正早晚不都一样？”

他冲进了盥洗间里。珍娜听见他窸窸窣窣脱着衣服，以及两只靴子掉落地板上的声音，接着就看到他穿着短裤和袜子走出来。“一条冰冷而毛茸茸的腿一下子就往她的腿靠上去，这时她惊得差点跳下床 惊惶之中她用手捂住了脸 将身体缩到了新床的最里边，恐惧和惊愕让她急得想大叫。”尽管她背对着他 朱利安还是立刻就抓住了她 并以无数的吻将她吞噬 试图往她的胸部抓去。珍娜僵住不动，“在极度的恐慌中僵直了身躯。”她只有一个愿望“跑到这房里的某个角落…… 将自己关在里面，远离这个男人”。可是自从订婚以来忍耐了数个星期的朱利安，此刻的冲动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他现在就要他该得的。而珍娜一转向他“他立刻狂暴地将她拦腰抱住 似乎对她渴求至极 然后在她整个脸上以及胸口扫过一连串快速的、噬咬的、疯狂的吻 并以爱抚将她击昏。”完全无力招架的珍娜一动也不能动，整个人陷入“一种让她什么也无法明白的纷乱思绪里”这时“一股剧痛骤然将她撕裂”。“她痛苦地呻吟着 而她的身躯也在他暴烈的占有下开始在他的手臂里扭曲……”

接下来发生的事 珍娜不是记得很清楚了 因为那时她已经

“失去了神智”。印象中她只感觉到似乎丈夫那“带着感激的吻如雨点般打在她的唇上”。接着他又表现出另外的意图，这回珍娜惊恐地予以推斥。她挣扎着，突然在他胸前摸到了她已经在她腿上感受过的那层浓密的体毛，惊吓之中她又退开了。一再求欢不成的朱利安最后也倦了，他平躺着不动。珍娜立刻明白他已经睡着了。比起刚刚那缠斗的粗暴，此时丈夫的睡眠更令她备觉屈辱，“绝望直到灵魂的最深处，梦想中那如此超凡的迷醉、那珍贵的期盼、那天赐的至福至此完全破灭”。这个年轻的妻子无法抵挡这样的念头油然而生：“原来他所谓做他的妻子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时至今日，这段叙述可能会让读者感觉难以置信。然而这一幕和莫泊桑其他的作品一样，全都是取材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像这类失败的新婚之夜，十九世纪里千千万万对新人都曾经历过。在那个年代，不幸的是，“新婚夜的强暴”比比皆是。这让几代下来的女人感觉严重受创、恶心、愤慨，同时也造成许多配偶之间性方面的不和谐。

为什么会这样？而事情又如何演变到这种地步？在莫泊桑的故事里，夺去珍娜童贞的蛮力与其过程的细腻讲究，两者之间呈现出惊人的对比。缩在床角的珍娜完全就是动物本能恐惧的化身。她感觉自己像只被追捕的兽。而朱利安在任由靴子掉落地面的同时，即变身成一头毛茸茸的饥饿野兽，准备将猎物一手抓住、撕裂。然而这里讲的并不是围猎的故事，而是不折不扣乡省最上流贵族的洞房花烛夜。朱利安以无懈可击的绅士风度，温柔有礼地接近他的妻子。他对待他的受害者，一如古时殷勤的骑士尊崇贵妇那般。他在地面前俯下身子，带着敬意吻她的

手……然后再向她扑去。

莫泊桑是想借此证明性其实是很动物、很兽性的？在这蛮力的压迫下 表面那层漂亮的釉彩最后也只能龟裂、剥落、洞开？也许。可是这一幕也证明了性并不只是本能的产物，它同样具有文化的成因。莫泊桑在这篇故事里以不言明的方式揭发了他那个时代情感教育模式的双面性，认为它就是这暴力、误解、幻灭的载体。此外，小说家亦直指这整个建立在对肉体的蔑视、家族的优越以及两性间不平等的文明同样是造成这恶果的帮凶。

再回到小说的一开头。年幼的珍娜十足就是纯真无知少女的典型代表 即所谓的“小白鹅”(l'oise blanche)。她那位绅士父亲 尽管爱慕大自然“动物那单纯的温柔、生命中祥和的律法”，依旧将年仅十二岁的她送进卢昂一间天主教修道院里。在那地方 这个小女孩被“严格地禁闭、隔绝、遗忘 对人事一无所知”如此持续到她十七岁。除了宗教上的教化 这里也给了她一些基本的教育——不过就是教她未来如何扮演好贤妻以及称职女主人的角色。然而最重要的是，这里提供的保护让她免受外面那险恶世界的威胁 而且不会有男孩子来访 或是不小心听见仆人们大咧咧就谈论起性的奥秘。她的读物和言行举止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修道院的教育教她无视身体的存在，压抑肉身的感觉。他们还灌输她神圣不容侵犯的原则：女性的羞耻心。至于性的奥秘 或是肉体欲望的折磨 这位年轻的贵族女子可说是一概不知。当然，在这几年的修道生活、“在白天的闲散无事、夜晚的漫长、怀抱希望的孤寂里”珍娜不曾停止对爱情的憧憬与梦想。但少女把这爱情想像得太过浪漫了。她将它过度理想化、狂热化、崇高化。

为什么珍娜会受到如此的教育？为什么她会被禁锢在这样一种对人生大事彻底的无知里？在这个问题上，许许多多历史的、文化的、社会学的因素互相纠缠而且彼此影响。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义早已将其对软弱易朽的肉体的轻蔑与排斥深植于人心，然而对于肉体以及性的厌恶却从不曾像在十九世纪前半期那般炽烈鲜明。反改革运动之后三百年，天主教在思想的钳制上达到了最顶峰。惟一盛行的女性典范是救赎天使，是温柔、圣洁、救世的圣母玛利亚。年轻女孩必须成为柔顺的妻子和尽职的母亲。至于那性的污秽，当然要全力防止她受到污染，而且非得等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她结婚的那一晚——否则绝不松手。

将西方社会带入幻灭时代的工业革命则更加深了这种女性典范的影响力。对于失落的天堂、失落的纯真怀抱无限乡愁的男人将少女塑造成了他们那初始纯洁的最后庇护所。还有浪漫主义绝对之爱、理想之爱的歌颂者，它在解放情感的同时，其实也禁锢了身体，以及那些低下的本能。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强化了那种如天使般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少女典型。

这样的标准不仅只是宗教及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它还兼具一项社会功能：让听话而且无足轻重的小白鹅更听命于父母的权威。他们将女儿安排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成长，从此便可高枕无忧。他们知道一切的诱惑、一切可能危害家族婚姻策略的失足都被排除在外了。保全了女儿的贞操，其实就是保全了血统的延续以及家业的完整。几年之后，这个典范同样让男人得以在一个极度鄙视女人的社会里对他们的妻子施以更有效的控制。妻子的处子之身令他们安心，让他们在自我意识里更加壮大：他们不会被拿来和他人比较，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形象

来塑造他们的妻子。“男人是希望完全拥有其创造物的上帝”，阿那托尔·弗朗士在一八九四年借由他书中一位人物说道。女人“你是物质而我是思想 你是物体而我是灵魂 你是黏土而我是工匠”^②

不同于女孩子，男人在他们年轻时享有绝大的自由来完成他们的情感教育。理论上，男性族群和女性皆受制于相同的守贞戒令。幼年时期，男孩子和他们的姊妹接受一样的教育。一切和性相关的悉数遭到删除。孩童看不到书本或是太过挑逗的图画 只是不断地接受禁令和限制。到了青春期 通常做父亲的也只求自己珍爱的孩子们不要染上纵欲的恶习。教士亦助以一臂之力 孜孜不倦地宣扬婚前禁欲的必要。至于医生这方面 则是力陈性病的可怕、梅毒的茶害。他们还担心纵欲无度将会带来衰败和枯竭的后遗症。手淫尤其被视为莫大的危险，会导致身体以及心理上的各种错乱，最后将引发“歇斯底里”、“癡狂”，甚至“自杀”^③

然而实际上 只要一涉及男孩 基督教义中谨守贞洁的戒律也只有硬遭到扭曲而暗自叫苦——这还是最婉转的讲法。小姐们的贞操和道德上的纯洁绝无丝毫妥协的余地，反观年轻男子的性启蒙却是获得认可，甚至是人人都视为自然的一件事。一些贵族甚至还以狎昵的眼神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妓院的大门。何来如此的宽容？当然因为男人是这世界的主宰，他们可以使天主教道德上的绝对屈服于对他们有利的事物底下。有别于女人 男性的力比多 (libido) 是公认强有力而无法压抑的；一股专属于强势性别的邪恶热情”^④。金钱交易的性 这个流通精液的下水道 尽管它经常是羞耻以及自我憎恶的同义词 却仍旧是一

种必要的恶、一个发泄的管道。再说，男人们玷污了自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十九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布尔乔亚阶级，男人被赋予的是性灵拯救者以外的另一个角色。社会期许他在事业上成功、保全家业和地位。判定一个男人的标准在于他的聪明才智、社会地位以及财富而非德行。

不分贫富贵贱，男孩子们的性教育通常起步得相当早。以布尔乔亚和贵族的小孩来说，性教育在进入初中时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老师们的监管，初中生之间还是弥漫着一股竞赛和夸耀的气氛。性的启蒙在此非但不被视为罪恶，反而几乎是必经的历程。“虚荣将我推向性爱，不是推向快感，甚至不是推向肉欲，”古斯塔·福楼拜在一部年轻时的作品中如此写道，“他们取笑我的纯洁，我脸红了，这纯洁让我蒙羞，它像是某个败坏的东西那样压迫着我。一个女人来到我面前，我上了她；离开了她的怀抱，我满心厌恶和苦涩^⑤。”同侪之中那些最有经验的学生非常乐于引领急欲摆脱恼人童贞的新生们进入妓院的大门。成群结伙地逛妓院并且进行男性气概的竞赛成了一种风气。最敢的人就赢。“年轻时……），”仍旧是福楼拜说道：“我和朋友们一起上妓院，我会挑那最丑的女人，故意在所有人面前搞她，嘴里还叼着雪茄。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样好玩，只是为了充好汉……^⑥”

数年之后，出现了两间为布尔乔亚年轻男子开启的闺房。一间里面是平民女子——容易上手的村姑、缝衣工，既听话又不会添麻烦——另一间就比较尊贵，上流社会的贵妇。对于朱利安的性启蒙，基·德·莫泊桑便是根据这两种模式加以着墨。小说家写道：“这位拉玛尔子爵，珍娜未来的丈夫，身材高大，举止又优雅。他言谈从容，十足一个‘儒雅男子’，而且见多识广。”这

意思是说对于女人有过不少经验。英俊而又带点沉郁气质，朱利安轻易地打动了各个阶层女士的芳心。上天赐予了他一张“女人们梦寐以求，却让男人看了就不舒服的出众面容”。黑色的鬈发在他光滑而棕黄的额头上打出了阴影。他的眼睛漆黑、温柔、深邃，而且“他那又长又密的睫毛使他的眼神散发出一股充满激情的说服力，不仅撩拨了沙龙里高傲漂亮的贵妇，连街上提着菜篮头戴软帽的女孩也忍不住转过头来看他一眼。”

然而朱利安也和他那一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并不是事事都可以随心所欲。年轻时再怎么荒唐，这个纨绔子还是得和年轻女孩子一样得屈服于社会以及家族里的诸多限制。如果说这个年轻贵族不难结识已婚妇女或是路上的平民女子，对于同阶层、同年龄的小姐们他却只能死心。这些在封闭的环境中成长、小心翼翼地被保护着、监视着，而且出入皆有年长女伴相陪的少女们，对朱利安来说无异是无法攻克的城堡。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朱利安肯定也遇见过一些年届婚龄的女孩。然而除非他有求婚的意图，否则他并没有什么机会接近。他必须遵循专属于布尔乔亚以及贵族阶级那严明而僵化的礼仪规范。

在一般的平民阶层，男孩女孩在童年结束时便被隔离开来，女孩子的童贞亦须尽可能予以保全，这点和其他较富裕的阶级相同。但是在婚前，这些少男少女所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却足以让布尔乔亚惊出一身冷汗。在一些村落里，各式各样多少带有点猥荡气息的民俗活动让年轻人有机会玩在一起，得以彼此接近、互相选择。例如普罗旺斯的狂欢节，女孩子们被男孩追着跑，而且欣然同意这些男孩拿灰或是泥巴涂抹在她们衣服内里、大腿上或是胸部。在华伦梭 (Valensole) 为庆祝收割节，女孩子

们绕着麦捆围成一圈。她们藏起了脸，把屁股向后高高翘起。男孩子们围着她们绕圈圈 各人选择自己的伴 在他认为相配的后座上一拍^⑦……在迦斯贡厄 (Gascogne)， “年轻人借由谈笑言词交锋，或是作势扭打之类身体上的小碰触来传达情意”^⑧。

在乡省一些地方，这类情色的游戏甚至有可能玩得更过火。女孩有时会同意男孩——还真是贴切的说法——“擦”她。她会乐意把自己的“袋口”交给男孩 也就是任他抚摸胸部。在旺代 (Vendée) 年轻人抚弄起来更是一片也不扭捏。“假设，十九世纪末此类爱情行为的好奇观察者马塞尔·波端博士 (Dr. Marcel Baudoin) 写道：“有一名旅人 在八月的傍晚约七点钟的时候 从夏龙^⑨赶着马车回来(……)。而且就像歌曲唱的那样，在道路两旁，在斜坡边边，他看到好几朵打开来的紫色大伞”，伞柄就插在地上。那我们假设，“他驾驶的马车飞快地从雨伞旁边贴近掠过，接着迅速而熟练的一马鞭打下来却把伞给打翻了——这是当地的布尔乔亚居民无伤大雅的消息。这时他会看到一对年轻人 穿着节庆的服装”当然是正在亲嘴 而且两只手也没有闲着。“恋人们并不会因为被发现就停止亲热”因为就算让人家看见他们也丝毫不觉得尴尬。“别人再怎么突袭他们、惊扰他们、烦他们、笑他们、捉弄他们，他们就是不为所动^⑩。”

在新生的工人阶级里 探索爱情的门路就更加宽广了 或者像思想正统的布尔乔亚所言 更加“变态”。当然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像左拉的小说‘芽月’里那位可悲的女主角凯萨琳一样 不管在矿场的废石堆上或是厂棚的角落都可以让人上她。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两性的杂居、天主教薄弱的钳制力、对于布尔乔亚道德规范的公开反抗，这都造成了性的枷锁一个一个被炸开。

妍居相当普遍，未婚妈妈也能找到结婚的对象，这在布尔乔亚以及贵族阶级里绝对是无法想像的。

在这些阶层里 女孩子的贞操必须保全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分钟。一个真正的小姐，不到新婚之夜是绝对不让人碰的。穿梭于上流社会的那几年里，朱利安肯定也像其他人一样不管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吃足了苦头，有过一些痛苦的经验。但再怎么怎么说也比女孩子的情况好些……在城里的社交场合，女孩子当然也出席。她们甚至是被刻意介绍给上流社会认识，被拿到婚姻市场上来展示。但这些女孩并不因此就变得比较显眼。礼仪规范对于娴静的要求让她们一个个皆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多话。“一个女孩子绝不是靠说话来赢得别人的好感。人们是看她不说话时的表现。她的举止就足以代她说明一切”，严峻的梅庄尼孚伯爵夫人如此嘱咐^⑪。相对地，年轻男子也应该避免向女孩子说话，必要时，也只能是泛泛之谈。“我参加了舞会 跟在母亲身边，巴尔扎克的一位女主角露意丝·德·修里厄笑着说道：“她真厉害 教我和那些傻瓜跳个不停。他们每个不是以为我冻着了般不断跟我提到天气热，不然就是拿我当瞎子喋喋不休对我说这舞会有多美^⑫。”

不仅言语被剥夺，年轻女孩甚至连眼神也无法自主。生活礼仪的权威布拉蒂伯爵夫人就建议 在沙龙里 女孩子应该“安静端庄地前来，不要引起任何注意的目光”^⑬。只要是出现在公众之前，她就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与男子目光的交会将被视为“粗俗无耻的行径”^⑭！小姐们必须乖乖地垂下眼睛，最多也只能固定看着对方的肩膀。的确，这样要说起情话来确实是不太方便！

如果说小姐们非得装聋作哑，那墙壁上可是长有眼睛和耳朵。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每一对踩着华尔兹舞步的男女都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任何一个错步都无所遁形。年轻人的行为举止受到妥帖的监视，一有异状，肯定引起各种猜测和闲话。“一个男子经常受邀到一个有女儿待嫁的人家家里作客？他马上就被认定为这个女孩未来的丈夫^⑤。”在我们这个冷漠以及个人主义称霸的年代，很难想像这类的蜚短流长如何支配着当时人的行为。它有可能促成一桩婚事，也可能让它不成。这些通常都不是出于什么好意的闲话固然可使一个犯过错的男子声誉受损，但对于女孩子才是它真正施展杀伤力的所在。它可以轻易地毁了她，让她遭受整个社会的唾弃。

在上流社会里，年轻男女于是避免任何可能引发暧昧联想的动作与态度。人人保持距离，谨言慎行。年轻男子不会无端去向女孩献殷勤，除非他确定有求婚的意图。

结婚？到了这阶段，这个社交的游戏就又更复杂了。因为尽管老牛强食嫩草的时代已经过去，结亲依旧是桩需经缜密谋虑的交易。结婚是关乎整个家族、金钱，以及社会声誉的大事。

再回过头来看朱利安。以他的情况，想要在沙龙里觅得结婚对象还真是不容易。他的父亲死后留给了他大笔债务。为了还债，这个年轻人只好卖掉自家的城堡，然后眼睁睁看着祖产一天少过一天。没多久，他就只剩下三块地和五六千法郎的地租收入。日趋干瘪的荷包让这个年轻贵族不得不将对婚姻的野心向下修正，并且回到他诺曼第的老家。

透过神父的介绍，他认识了珍妮一家人。两家就封号来比，珍妮家虽然不及，但在财产上却是丰厚得多，子爵立刻明白要结

成这门婚事恐怕也不是手到擒来那么简单。于是他开始施展魅力，对象不是珍娜，而是她的父母。仗着自己的吸引力，朱利安对母亲的巴结比对女儿多得多。他曲意奉承地和男爵夫人讨论着关于婚姻、家史、亲族关系等诸多琐事，借以满足她对家世门第的高度兴趣。家里面出现了小争执，他二话不说立刻靠向男爵夫人的阵营。这当然让珍娜的母亲窝心极了，觉得朱利安不仅迷人，更是个“极其儒雅”的男孩子。子爵已被认定是极具可能性的追求者，并且定期受邀至珍娜家中用餐。他最常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以便能在受肥胖症所苦的“小母亲”散步时搀扶她一把，并陪她说说话。

在此同时，朱利安却避免对珍娜表现出太多的关心。他既不伸手扶她，也不太和她说话。最多只是偷偷地瞄一瞄她。“有时候，像是碰巧一样，”莫泊桑细写道，“他俩的目光撞在一起。从这个迅速转开、闪现出抚触般的爱慕和动人情意的仓促眼神里，珍娜体验到一种奇异独特的感觉。”至于女孩子这边，当然不能表露出自己的欲望。反倒是珍娜的父母在朱利安魅力的迷惑下，将这两个年轻人向彼此更推进了一步。他们可以独自到悬崖边散步，说知心话。很快地，朱利安就做出了表白，两人于是互许终身。

在最严格的布尔乔亚阶级里，未婚夫妻见面一定少不了小姐的随身女伴在一旁监视，防止两人有任何亲昵的举动。但是珍娜的父母就很放心，他们让这对未来的夫妇拥有相当的自由。两个年轻人于是度过了一个无限浪漫、如田园牧歌般“绚丽明耀的婚前季节”。“客厅的角落里，或在树林野地前的斜坡上，两人自在地谈天说地。有时，他们会在小母亲惯走的小径上散步，他说着未来，她则垂下眼睛，看着尘地里男爵夫人所留下的

脚印。婚期已定”，他们等着那将使他们结合的一刻 没有太强烈的焦躁不安 而是仿佛被一种甜蜜的温柔层层包围裹覆 享受着那小小的轻抚、手指的触压带来的绝妙魔力 充满热情的久久凝视让灵魂仿佛彼此交缠，对于忘我拥抱的模糊欲望朦胧地折磨着他们”。

尽管如此，这对未婚夫妻的行为并无任何逾矩的举动。他们遵守礼仪上的规范。还是在一次月光下的散步，在古老府邸的台阶前，轻压着未婚妻手指的朱利安才敢“轻轻地、极轻地”献上害羞的第一个吻。而且一直要等到婚礼仪式过后，朱利安才终于在两人散步到无人野地时亲吻了他的妻子。

热情激荡下的朱利安这回表现得比较强势。他用嘴巴轻扫过她的耳朵 然后对她说：“今晚 你将是我的女人。”对珍娜来说 婚礼的全部意义就只是双方互许誓言 她不懂朱利安这些话的意思。“尽管倘佯于田野上的时光可能已经教会她许多事情，她仍旧只幻想着爱情的诗意。她一惊。他的女人？她不已经是他的女人了吗？”朱利安除了说话，也配合行动。他开始在珍娜的太阳穴和脖子上那有着细柔鬃发的地方啄上快速的轻吻。“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她完全陌生的男性之吻所震撼，她本能地将头倾向另一边 想逃避这却也令她销魂的抚触。”

初识以来第一次 两人看进了彼此的眼睛里 那最深沉的内里。某种幽微的预感无疑已经在珍娜的内心里漫开，她不禁自问两人即将展开的共同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就在这时，朱利安将手搭住妻子的肩膀，然后“对着她的嘴深深一吻。令她震惊的体验。这个吻一直往下沉去，穿入她的血管，钻进她的骨髓；周身窜过一股神秘的撼动，让她不得不仓皇地将朱利安推开 结果自己差一点跌倒”。

从这时候起，少女原本愉悦恣意的心情逐渐地被一股忐忑的感觉所盘据，尽管这个吻确实带给了她难以否认的快感。那不安的感觉不断增大、增强，一直到了夜晚来临，到她钻进了“凉被单”里等待着先前父亲“含糊带过、教人无从猜起”的奥秘为她带来至为残酷的揭露……

长期以来禁锢着所有人——尤其是女人——的铁颈圈那严格而伪善、专以禁忌为名目强力进行暴虐压制的老虎钳终于在“调情”出现后稍稍松懈了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就只有一个世纪？可是调情老早以前就有了啊！自从有了天地，有了天地间的男人女人以来，调情就已经存在^④。献殷勤、纯情爱慕、逢场作戏、打情骂俏或是卖弄风情，这些不都是调情的种种化身和化名吗？

答案可是可非。的确，我们可以说调情这行为跨越了时间和地域上的局限。但这是从最广义、最笼统的观点切入。在这种情况下，调情的定义也就跟着简化成为一场单纯的爱情游戏，或是一种吸引的形式。我们确实也可以说亚当和夏娃、卡萨诺瓦（Casanova），甚至珍娜和朱利安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调情。然而对于研究人类感知、爱情行为及其体现的历史学家而言，调情这行为其实像面镜子般反映了一个时代：由清教徒时代的末尾跨入性革命的过渡期。

事非偶然，调情（flirt）这个词就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小说中珍娜和朱利安新婚之夜的数十年之后——而且最早使用在布尔乔亚以及贵族阶级^⑤。当时所谓的“调情”只不过是一种轻颤、一种难以诉诸于外的心灵悸动，然而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道德家们早已经有了预感，它宣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接下来的数十年，珍娜以及无数女孩子都曾

接受过的那种粗暴而不平等的教育方式将逐步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为平等而且渐进式的情感启蒙：调情。

十九世纪初，小白鹅珍娜在最完全的无知中突然间就面对了性事最直接的揭露。相反地，调情的女人——在美好年代时还相当羞怯，之后便益发胆大——则是一步一步开发自己的感觉，乃至情欲。她开始敢尝试一些肢体上的暧昧碰触，接着是亲吻，或是更私密的爱抚。甚至有时还更大胆，简直就像是玩火和在性的火山上跳舞……和男伴之间，她建立起一种比较平衡、和谐，但有时也较具冲突性的爱情方程式。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学潮还没发生，避孕丸也尚未发明，然而革命俨然已蓄势待发……

因此调情不仅有其历史，它还将自己写进了大历史里。就像一提到“骑士精神的爱情”我们会联想到中世纪；放荡，则是十八世纪；浪漫是十九世纪；调情呢？无疑是属于二十世纪了。它反映出所有的矛盾、紧张与疑虑。因为调情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欲望与惊恐、觉醒与受挫、服从与违反的历史。它是男孩和女孩之间一部关于柔情与冲突的历史。调情的历程，是禁制之钳的松咬史，是欲望的解放史，更是对于性那绝难逃避的大恐惧一次勇敢的面对。

注释：

① *Une vie*，一八八三年出版。

阿那托尔·弗朗士 (Anatole France)，《红百合》(*Le Lys rouge*) 巴黎，一八九四年。由 Anne Martin - Fugier 在《布尔乔亚女人。保罗·布尔乔亚时代的女性》(*La Bourgeoise. Femme au temps de Paul*)

Bourget 巴黎,Grasset,一九八三年)一书中引述。

- ③ Surbled 医生,《病态爱情》(*L'Amour malade*) 巴黎,A. Maloine,一九〇五年。
- ④ Paul Hervieu,《调青》(*Flirt*) 巴黎,A. Lemerre,一九一一年。
- ⑤ 古斯塔·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狂人回忆录》(*Mémoires d'un fou*),《作品全集》(*Œuvres complètes*) 巴黎,Seuil,一九六四年。
- ⑥ 龚固尔兄弟(Goncourt)朱尔及艾德蒙于其《日记.文艺生活回忆录》(*Journal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巴黎,Laffond,一九八九年中转述。Gabrielle Houbre 在《爱情学科》(*La Discipline de l'amour*) 中引述。
- ⑦ 参见 Yvonne Knibiehler & col.,《从处女到小猫》(*De la pucelle à la minette*) 巴黎 Messidor,一九八三年。
- ⑧ R. Eschaliér,《迦斯贡尼.典型及风俗》(*Gascogne. Types et coutumes*) 巴黎,Horizons de France,一九二九年。Anne-Marie Sohn 引述,《从初吻到闺房》(*Du premier baiser à l'alcôve*) 巴黎,Aubier,一九九六年。
- ⑨ 译注:Challans 旺代省的小城。
- ⑩ Baudoin 医生,《抚弄 蒙特地区之风俗》(*Le Maraichinage, coutume du pays de Mont*), 巴黎 A. Maloine,一九〇四年。
- ⑪ 梅庄尼孚伯爵夫人(*Le Groing La Maisonneuve*),《最宜于女性天命之教育论述》(*Essai sur le genre d'instruction qui paraît le plus analogue à la destination des femmes*) 巴黎 Duffart,一八四四年。Gabrielle Houbre 引述。
- ⑫ 巴尔扎克,《两位少妇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deux jeunes mariées*), 巴黎 GF,一九七九年。Gabrielle Houbre 引述。
- ⑬ 布拉蒂伯爵夫人(De Bradi),《十九世纪法国生活礼仪》(*Du savoir-vivr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巴黎,Levrault,一八三八